



故乡抒怀

□ 王鲁

我的故乡在鲁西南,是一个普通的平原小镇,因春秋时期伯乐相马而闻名。

故乡,有我儿时美好的回忆,有曾经一起玩耍的小伙伴,有我的叔伯兄弟和父老乡亲。故乡有我青春脚步,有我淡淡的乡愁和挥不去的记忆。那熟悉的脸庞,那熟悉的声音,那熟悉的街道,那熟悉的乡间小路,那熟悉的乡土风情,那潺潺的小河流水,那绿油油、黄灿灿的庄稼地,那蓝蓝的天空下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故乡人……无不让我眷恋、怀想。

金秋时节,正逢党的十九大精神像缕缕金风在神州大地传颂,万众欢腾,我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。走进村庄,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、一幢幢红白相间的二层小楼,红的瓦,白的墙。一条条干净的水泥路通向每家每户,马路两边绿树成荫,鲜花艳丽,草坪芊芊郁郁,每户门前都贴着“福”字对联,老人在闲谈,小孩在玩耍……一派祥和景象,让我感慨万千。

在我的记忆中,故乡的房屋都是些

破烂不堪的土坯房,房前屋后杂草丛生,街道泥泞不堪,尘土飞扬的路面,还夹杂着土疙瘩和碎砖块,路上行驶的都是自行车和牛拉车。每逢下雨,飘雪,人们的双腿双脚都会沾上泥巴。农忙时节,村里的乡亲们每天都得起早贪黑到田里干活,挥舞着沉重的锄头,迎着毒辣的太阳,面朝黄土背朝天,挥汗如雨。那时,乡亲们常年吃的是地瓜干,玉米面都是比较奢侈的粮食了,逢年过节才有白面吃,荠菜水饺就是最美味的食品了。而上不起学的孩子们呢?每天天蒙蒙亮,他们就扛起粪箕子下地割草,只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那些有条件上学的孩子们,眼里流淌着委屈的泪水,他们没有新衣裳,只能穿大人改的旧衣服。而那些上学的孩子,大清早就得拖着沉重的步伐,沿着羊肠小道去远在四五里路外的小郭庄上学。冬天,冻得小手僵硬,红得像刚出炉的螃蟹,要暖和很久才能写字。

生命的力量——有感于身残志坚的精神

□ 刘翔

生命的力量
赋予每个人虽都一样
却未必有同等的坚强
健全人不懂珍惜健康
失去了方知悔断心肠

生命的力量
为残疾朋友插上翅膀
他们一样会飞向远方
在神秘天空自由翱翔
他们的梦不再是幻想

生命的力量
给了他们承重的脊梁
默默把命运放肩上抗
也会把美丽青春绽放
将精彩定格在影视墙

长
河
浪
花

茶的方言

□ 高壮斌

茶的方言是茶的另一种隐喻,另一种意象。

西湖龙井 吴依软语

西湖龙井生长在杭州,它的方言是吴依软语。西湖龙井通常采用传统的牛皮纸包装,让人想起了江南的油纸灯笼、油纸伞,想起了江南的春天和春天的雨。打开牛皮纸,一枚枚俊俏的茶头,蜷首蛾眉,极像一个个待字闺中的女子。她要出嫁了,给一把壶做新娘,她要在壶中化茧成蝶,浴水重生。

一片龙井,有如一叶扁舟,划醒了西湖的梦。舟子上立着一位梦幻般的少女。一支竹笛响起,惊醒了湖中荷花,荷花次第开放,一朵,两朵,三朵……一湖。一湖荷花,很容易让人重拾旧梦。西湖龙井的方言着了杏花春雨,揉进了欸乃浆声和丁香的意象。

普洱茶 彩云上的黑金

茶马古道。马帮踏成的天梯,竖在千山万水之间。

马帮,一队接着一队,擦着太阳,背着月亮,走向云海,走向苍茫。

马帮擦落了太阳和月亮的碎片,洒在驮篓里,把驮篓里的青叶发酵成黑金。

普洱茶是马帮的通用公文,是最好的官方语言。马帮走过了西藏,走过了新疆,走过了东亚、西亚和地中海沿岸,最终走出了一条黄金之路。它打通了地域之间、民族之间、国家之间的茶道、商道和文化之道。



普洱茶功莫大焉!

也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,马帮停靠在东山上。一个马帮青年,一个采茶姑娘,或者纳西族,或者白族,或者傣族……他们在月光下相聚,他们在日出前拥别。他们相约来年,他们相约明天,他们是应该有明天的。然而,日出日落,月升月沉,马帮青年永远在路上,姑娘站成了化石。他们最终成就了一首千古绝唱:小河淌水亮汪汪。

我打开一饼普洱茶,仔细端详。这圆润的饼子,怎么发出了金子一般的光芒?它经过了凤凰涅槃,经过了脱胎换骨,一路风尘来到我面前,也曾经一路风尘走过不同肤色、不同种族的人们面前。我不知道这饼茶来自哪一座大山,云南有很多很多大山。记得作家彭荆风的散文《驿路梨花》,一开头就说:山,好大的山啊,一座挨一座!这说的是哀牢山。我也不知道这饼茶来自哪一座大山的哪一座茶园,哪一座茶园的哪一棵茶树,哪一棵茶树上的哪一个枝头。但我却知道,这个枝头一定洒满了高原上的阳光。还有爱情。

柳叶茶 北方乡野小调

鲁西南平原多柳树。路边、河边、村边,到处都是柳树,柳树是平原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,许多村庄就藏在柳树林里。

会过日子的农家在秋天后往往要收藏一些柳叶,喂羊,烧锅,还能泡茶。当然泡茶的柳叶要单独收藏。

地净场光,村里演戏,自编自导自演,也和外村交流。二爷爷演包公,声若洪钟,唱得卖力,嗓子倒了。二奶奶烧水泡茶,当然是柳叶茶,一把柳叶洒在沸水中,一锅金黄,满屋清香。一壶茶下去,嗓音如炸。

柳叶茶是茶,也不是茶。和西湖龙井相比,一个阳春白雪,一个下里巴人。但是阳春白雪有阳春白雪的好,下里巴人有下里巴人的好。柳叶茶苦寒,祛火,消炎,安神。老百姓喜欢就是好茶。



护佑戴安

□ 谢丽

我的女友戴安,年过30依然有一张无法掩饰情绪的脸,惊喜与忧伤总会随时清晰呈现。戴安年少的时候,我们称她为“天真无邪”,身边所有伙伴都以痛惜的心情,善待着这个精灵一般的女孩。人至中年后,戴安单纯依旧,她像一个透明人,裸露着丰富又浓烈的情绪……戴安总是有点不通世故的意思吧?但是,我和朋友们依然喜欢戴安,和她在一起,永远能有纯粹又明朗的快乐。

我深深羡慕过戴安。不是每个人都有戴安的幸福。我细细回想过戴安并不漫长的人生轨迹,她的童年、少年、清朗的“中年”。童年时,戴安父母离异,带给她匿藏于心底的不安,却让父亲老戴对她更加痛惜有加。三十多年,她像一枚书签,被父亲老戴、先生洪浩小心翼翼地收藏着,放置在飘发着油墨香气的书房深处。戴安在安静的阅读中,爱上了书写,她书写流失不再的生活,倾诉恬淡细腻的思绪……我细细读过戴安的文字,感受着地精神世界的“独舞”和田园情结……

灯火夜深,字字入味,她精神的自由挑逗,思想的高远遐识,对现实的种种洞见,让我沉重、好奇,又心生疑虑:这是在生活中安宁、纯粹、温雅得如同一块璞玉的朋友戴安吗?戴安是一个精神世界的孤独书写者,存在于在大多数熟人视线之外。

她是幸运的,也是幸福的。但她是孤独的,也是不安的。我、老孙、徐可,一帮好友发自心底地爱护着戴安,我们不想让一只精美又珍贵的瓷器被生活的棱角碰坏。除去戴安从文,我在机关工作,其他友人都是在商海中翻腾多时的生意人……内心却都有柔软的善良、纯真的温暖……戴安像一面镜子,一下子就映照到我们每个人心底的“秘密地带”。我们每个人对戴安的保护与包容,更多时候,也像是在守望我们心灵深处的一块麦田。

人生在世,心潮起伏,思绪万千,起起落落……戴安如此一味心绪“坦露”,时间久了,难免影响他人心情。然而,戴安每一次似乎都可以全身而退,没见受多大伤害。朋友老孙却按捺不住,他像一位饱经世事的老人家,不止一次劝戴安:“多少有点心机,你得保护一下你自己。”戴安清澈的大眼睛打量着老孙亮闪闪的光头,说:“我怎么不见你用心机?抽空谁来教教我。”老孙摸着头,无语地怔了一阵。

心机不见得是尔虞我诈,不见得是处处处心积虑。有时,只是出于安全第一的思虑,对自身及事物发展的一种保护。茫茫人海,不是所有人都有盈盈善意,笑脸背后,也不见是全然的真诚。落井下石者有之,刻意承欢者有之……一个人,要如何才能人生的低谷或者高潮中,保持着一贯如一的真诚、善良、勤奋,不放逐理想,不放牧生命……戴安,或许很少考虑这个问题,她只会在遇到挫折与伤害的时候,躲进她的文字,躲进她的家庭,躲进她的朋友堆中,维护她绵绵不断的善良与纯真。继而,戴安养足了精神,继续做她文字的舞蹈。戴安的纯真与善良,一般来自于生活对她的眷顾与善待,一般来自于文字对她的度化与滋养。

远远没有戴安的幸福。我是尘世大雨滂沱中奔跑的路人。不敢回首,因为没有个处所可以庇护我。我在奔跑中,收获着善意与友谊,顺便也学会了“掩饰”自己。但它只是一种保护自我、善待生命的武器。漫漫生命长途,我们终将拿起它抵御虚假的情义、谄媚的嘴脸,让自己在一个个“炮弹”的迫击下悄然退。

假如你依然和戴安一样,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情绪,悲喜或者忧伤。我会真诚地说,你是一个和戴安一样幸运的人。你,却不必担心雾霾与雷雨会降临到你身上。但是,我已经越来越无法捕捉这份明朗——随着经阅世事的增多,它或许将从我的脸庞渐渐褪去。然而,这种善良、真诚、正义和温暖,却已经化为心底的明亮。这份明亮,或许就是我们对自己最好的护佑吧,一如我们对戴安的珍惜。

心香一瓣



告诉了他老婆,可他老婆竟说‘没事儿,随他去吧’,我真是狗拿耗子,多管闲事!’

众人一阵窃笑,平添了许多猜想。“又嚼什么舌呢?”不知何时,韩教授的爱人突然出现,不紧不慢地说:“听好了,我女儿去年突发脑溢血,临终前自愿捐献器官。那位卖豆腐脑的姑娘,就是我女儿心脏的受捐人。因为她家承担不起手术费,也是老韩给出的。她并不知情,但老韩已从内心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。老韩穿得体的面一点,也是为了帮她招揽顾客,撑撑门面。明白了吗?!”……

小小说



闲话

□ 王圣礼

西施’,长得那可真叫一个‘靓’哟!”刘嫂做了个意味深长的表情,停了下来。

“别卖关子,发现什么秘密了吗?”众人都伸长了脖子,满怀期待。刘嫂端起泡满枸杞子的大水杯,咕咚咕咚一阵牛饮。而后,才抹了抹嘴,压低了嗓门,慢悠悠地说:“他吃饭的时候,老是直勾勾地盯着人家姑娘!那天下雨,还大献殷勤,送姑娘回家,好久才出来!”

“哎呀,真没想到老韩是这种人!”有人叹了口气。那口气里有着说不清的滋味。

“这都不算什么!”刘嫂的兴致越来越高,“还有更让人大跌眼镜的呢!前几天,有个小青年止不住对姑娘动手动脚的,老韩这么大了年纪了,竟醋意大发,斯文扫地,气冲冲地上前训斥那个小伙子,差点没打起架来!”

“真有这事儿?”大家好像将信将疑,“这不是老韩的作风吧?”

刘嫂猛地抓过水杯,一下喝光了,边咳嗽边义愤填膺地说:“爱信不信。更气人的是,我实在看不下去,就委婉地

门前的老槐树

□ 陈影

异的老树,心中自有一种难言的情愫在心中隐隐涌动,不知如何抒怀。

道路两旁的老槐树,在树干2.3米处分岔,华盖亭亭,树冠巨大。冬天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,随着周围寂落的土灰色的建筑一同隐入萧条的冬,很少有人关注它们的存在。但一旦大家想晒个物件什么的就自然想到了它们。在自家门前,不是现成的柱子吗?于是在它们的身上勒上铁条、甚而钉上钉子,全然不顾及到它们也是有生命的,但老槐树从不计较这些。一到夏天,枝叶依然茂盛,简直就是用树叶一层层搭起高大的“凉棚”,给街两旁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贩和路人遮挡天空直射的阳光,供午休后的老者树下聊天、下棋、乘凉。槐树成荫,郁郁葱葱,好像守护这条街道的忠诚卫士,就算是突然下起了小雨,也不用着急,有密实的槐树叶给挡着,让人们可以从从容容移步到屋檐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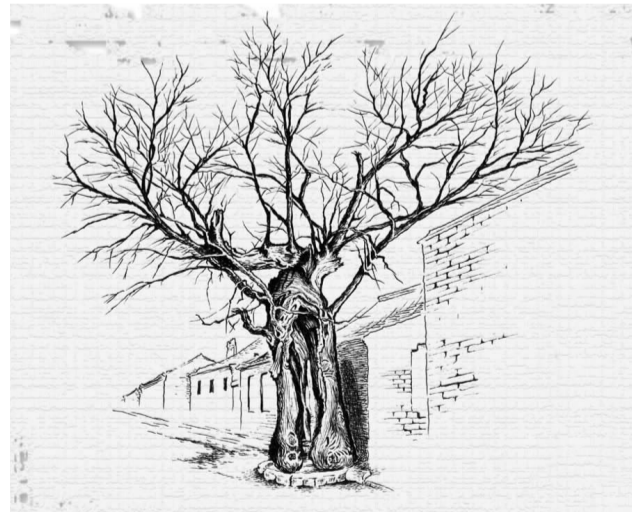
这种黑槐随处可见,特别是以前的农村,在村口、田间地头、农家小院前时不时的闯入人们的眼帘。即便是现在,也依然是一些公园、街道的常见绿化植物,因为它的耐酸碱,宜成活,槐米、槐果皆可入药,即可当观赏植物也可美好环境,净化空气。

说多,其实,也就厂门口从北到南大约500米的距离上有,两边三三三三两的耸立着些老槐树,即国槐,而非开白花的洋槐。原来再靠南北两边的槐树因为街道扩建已被砍伐了。与整道街比起来也不算太老,因为厂门口这条路,如果南北贯通有好几里呢。也不知这些老树是何时栽植的,听周围居民讲至少有六十多年的光景。随着城市拆迁进程的推进,不知已在此生长多年的老槐树还能陪伴大家多久,每天走过这些长势各

我对黑槐树也一直有种很浓重的情愫。缘于小时跟着奶奶在农村老家生活时,一个很有性格的年轻奶奶辈的邻居,在秋末的一天送给一小坛她腌制好的槐豆酱。真心好吃!这么多年过去,脑海中一直记着当时味道,特别是那一层薄薄的半透明的皮肉,好劲道,黏黏软软的,非常合口。可惜从那以后再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槐豆酱了。

转眼间,几十年的时光,这些老槐树虽然长势的各异,有些树干甚而已中空,但一入春,依然很欣喜的长出嫩绿的树芽,看着周边居民的日常起居,来来回回,不动声色。开花时节偶有一些居民会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去钩树上的槐米,以备晒干当药材(可以做染料)出售,而那些长在高处的槐花则长成了黑黑的槐花豆,只可惜已无人会做槐豆酱了。

路两旁的老槐树,经过多年的风霜雪雨,默不作声,只是用自己毅然站立的姿态给鸟儿以家园,给蚂蚁、虫已暖窝,



陪伴路人,路两旁小门小户的居民和做各类小生意的商铺,过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,以自己的花、叶和果实滋养这路人和居民,同时也见证着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。现在,面对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,不知老树会发出怎样的感慨,它深深扎根在泥土下的根须是不是感受到了周围土地的变迁,它也会为自己未知的命运担忧吗?如今的城市建设者们会因为它们的古老的身姿、沧桑的容颜而包容、爱惜它们,使它们依然笑对发展的城市,而康健的屹立在门前吗?

最难忘

